



一幅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图解

An Illustration of Intellectual's Mentality

看京剧《朱丽小姐》

□张 震

京剧与西方戏剧嫁接并非新鲜事，但以京剧演绎自然主义戏剧似乎是一个悖论。

作为西方戏剧流派之一的自然主义戏剧否定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



戏剧。其基本特征是：反对采用历史题材和神话传说，主张再现现实生活的片断；反对按理性原则或个人感情将人物性格抽象化或理想化，主张以观察到的事实对人物面貌作记录式的描写，并要求精确地分析环境和生理遗传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反对采用诗的语言和独白，主张运用生活化的对话作为戏剧语言的基本形式；反对演员作过分矜持或夸张的表演，主张演员在对自然观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主张舞台布景艺术要制作出“尽可能确实的画面”。

它所主张的某些要素，正是京剧摒弃的；而它所反对的某些要素，却是京剧奉为至宝的。因为京剧是中国传统戏曲形式的代表，是写意的艺术。

可是，上海戏剧学院偏偏创作了这样一台看似充满悖论的戏剧，将瑞典著名戏剧家斯特林堡的代表作——独幕悲剧《朱丽小姐》改编成为京剧。原作是一出典型的自然主义悲剧，叙述朱丽小姐性格怪僻，未婚夫忍无可忍，解除婚约。夏夜，她父亲不在家，她找男仆跳舞。男仆名“让”，出身低贱，对她艳羡已久，此时乘机求爱，说为了得到她的爱，宁愿一死。朱丽感动，委身于让，并合谋私奔。朱丽偷了父亲的钱做盘费，被厨娘发现。此时门铃大响，她父亲、体面的伯爵大

人回府。她不想使自己和父亲身败名裂，求让出主意，让递给她一把剃刀，意思是可以自杀。朱丽镇定下来，持刀开门走了出去。该剧首演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小型室内剧的典范，曾4次被拍成电影。

而京剧《朱丽小姐》则改编成中国某朝某代一个天生丽质的千金小姐，曾经受过城里洋和尚的教化，因而在世人眼里显得性情有些乖戾。她不满未婚夫的矮胖形象和不学无术，主动解除了和他的婚约，可自己内心却又烦躁不安。在某个节庆夜，她父亲外出，朱丽小姐被正在舞狮子的一个名叫项强的男仆吸引，跟踪他到小厨房。接着，她借酒遮羞支开厨娘，自己和项强越走越近，越舞越欢。而项强对她艳羡已久，乘机把她引入小屋。朱丽半推半就，委身于他。完事后，两人地位倒置，项强叫朱丽收拾一切和他私奔。当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后，竟从朱丽手中抢过并掐死了一只陪伴在她身边的金丝雀以泄愤。正在朱丽自怨自艾之时，老爷回府了。项强立刻像被抽了脊梁骨的麻皮狗，恢复了奴才本相。朱丽则走向了自我毁灭之门。

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区别。

剧者激也。“激”之形成，二者相碰相撞相搏相斗。因此，戏剧需要冲突，冲突需要故事，故事需要



情节。所谓戏剧，以剧为本，即以节为本。观众观赏的是细节。

曲者弯也。“弯”之形成，婉转而缠绕，回旋往复，摇曳多姿。曲为词之余，词为诗之余，诗为情之余。所谓戏曲，以曲为本，即以情为本。听众品味的是神韵。

以剧为本说故事，以曲为本唱感情。戏剧无故事，则无观众；戏曲无感情，则乏知音。京剧《朱丽小姐》的编导把剧和曲结合在一起，但知道京剧不擅长叙事。因此，剧中故事的前因后果、情节推进，基本上由扮演厨娘的演员代为表述。而在舞台上留出大量时间给女主人公抒发情感，供扮演男仆的京剧丑角表演技巧。好在它原是名剧，对它的情节内容，人们早就烂熟于胸。故而通过字幕，丝毫不影响外国观众对京剧《朱丽小姐》的理解。他们接受这种改编，热情地鼓掌。他们欣赏的是京剧的歌舞。上海戏剧学院曾携该剧出访英国和爱尔兰。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前副院长艾利斯·琼斯教授看完演出，在博客中写道：“这些都是经过专门戏曲训练的演员——这个专业的难度完全可以和脑外科医生的训练相比。他们演出的京剧版《朱丽小姐》穿传统服装，音乐是作曲者在传统戏曲音乐基础之上专门创作的，加上了现代风味和节奏，而且不像很多传统戏曲那么又响又单调，演出紧凑、轻快而有趣，演朱丽的赵群等演员都极富魅力。”

当然，该剧不仅仅供外国观众欣赏，在国内也公演了。首先它给不熟悉斯特林堡及其作品的观众上了一堂西方戏剧知识普及课，以此作为斯特林堡逝世100周年的纪

念。

其次，由于赵群、严庆谷等演员的出色表演，给京剧爱好者带来了视听享受。

再次，在笔者的理解中，该剧还可以是一个有关中国知识分子“清高与堕落”等心路历程的诠释。

我们不妨抛开斯特林堡原作的诸多含义，而仅仅把京剧《朱丽小姐》看作是一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戏剧。

朱丽小姐天生丽质，自视甚高，但受“周公之礼”约束，终究要嫁人。这类似于知识分子的才高八斗，目下无尘，却受儒家思想影响，终生追求“修齐治平”，两者之间有相同的心绪情结。朱丽小姐孜孜以求“紫薇花相对（配合）紫薇郎”，知识分子念念不忘“天生我才必有用”。朱丽小姐择人而嫁，非白马王子不托终身，高傲；知识分子择主而事、择友而交，非睿智之主、饱学之士不加青眼，清高。

可是，他们忘了造物主是吝啬的。造物主已经赋予她漂亮富贵，为什么一定要再恩赐她风度翩翩的佳婿呢？造物主已经赋予他聪明才智，为什么一定要再恩赐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呢？

天生你材，是一个概念；用你才，是另一个概念。这就好比，让你赚取一百万，是一个概念；让你使用这一百万，是另一个概念。即便让你使用这一百万，让你“好用”（旅游度假）抑或“恶用”（看病吃药），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知识分子虑不及此。他们往往只看到自己怀才不遇，而没有仔细想想，当自己孩提时和一群顽童一起开蒙，为什么自己比别的孩子聪

颖，领悟力高、记忆力强。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现在所怀的才，正是过去的“所遇”。造物主给了鱼（知识才华），就把熊掌（富贵地位）给了别人。而知识分子在两者兼得的贪念驱使下，往往想不通。于是，他们愤世嫉俗，行事矫情。在世人眼里，一如朱丽小姐之乖戾。

知识分子大都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志向，内多欲而外清高。初学卧龙，清高等待；可等来等去，英雄白头。他们唯恐美人迟暮，被内心建功立业的欲望驱使着、煎熬着，一如朱丽小姐之烦躁。

烦躁容易引发冲动、草率。一旦有权势者（无论九五之尊还是草泽龙蛇）作出某种招引姿态，他们便急不可待委身相从。在山为远志，出山如小草（事见《世说新语·排调》），一如朱丽小姐之地位倒置。邂逅不如意，怨天尤人，自怨自艾，懊恼欲死。一如朱丽小姐之绝望。

戏剧启迪智慧，舞台激发思辨，观剧如同参禅，念念得之于心。创作应该多渠道探索，评论可以发散性思维。剧中人物的乖戾、烦躁、绝望，使笔者联想到历史书中的诸多人物，就像看了一幅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图解。如此，戏剧的创作，探索才有深层次的意义。而文化之发展、之繁荣正在于不断探索中。

进一步想，如果知识分子“知天命”安于现状，那么，现实社会就和谐稳定；反之，如果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怀才不遇，从而蠢蠢欲动，那么，社会就增加了动荡的推手。■